越游稾

明戴禮叔儀類編

從孫侗伯初同纂

記

全有堂記

人之有是身也必有是心有是心也必有是理若仁義禮智四者之為性蓋皆人所固有而非由外至也然或不能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者則以桔於氣動於欲亂於意有所陷溺而然耳是以聖人因人之所固有而為之教焉喜怒哀樂之情人之所固有也以其固有之情而美刺之於是乎有詩詩者人之情也情雖易放而諱讓之心則其所固有也以其固有之心而為之節文於是乎有禮禮者敬也敬則自處卑矣以其自卑之勢而又有書者上所以通乎下之言也上下既通然後以其吉凶悔吝之機而作易焉

易作而春秋繼之蓋至於春秋則人之固有者舉亡之矣然亦以其是是非非而爲之斷焉聖人爲教之備如此而其大要則務使人開其梏制其動治其亂皆知是性之所有而全之也然所以使人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者其文雖存乎易詩書禮春秋之籍而其實則行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也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由是而觀則上之所以教下之所以學其亦可知也已夫自世變俗衰聖人教人之法盡壞而士之爲學不過釣聲名干利祿靡然從事乎其外幸而或知是理之在我而有意乎內求者又往往牧視反聽一以取足諸心爲事其弊卒墮異說而不知憲此後之學者所以不及於古也不及於古者由不能全乎其所有也欲全其有宜有道乎曰知與行而已

蓋窮乎易詩書禮春秋之理而行則盡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大平也知以有之行以全之此學之所以幾於古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蓋爲學之大端也學者舍是而欲求入於聖賢之域者不亦難矣哉余友黃君元輔有志乎古學者也故嘗以全有名堂而屬余記之余惟全有之云見之於朱子之書者誠萬世學者之塗轍今元輔重取斯言而用以名其室則其於學也可謂得其要矣是尚奚以余言爲哉余雖有言亦豈能出於朱子所言之外哉況若余者方矻矻自保之不暇又安能有及於朋友哉然則是記也非所以勉元輔而惟將以自警焉爾

怡顏堂記

鄞之孫氏有兄弟三人長曰伯敬而伯眉伯恭其次

也三人嘗即所居西偏隙地雜植棗柘枇杷梓諸木而名其堂曰怡顏凡當耕讀之餘應酬之暇則必退即是堂以息以休以觀夫諸木之欝茂使目諧其所見神謀其所接而怡然之樂溢諸顏間故因其事之所以然而為之名蓋取陶淵明歸去來辭言也噫其可謂善取樂於卉木之間矣雖然三人之樂吾能言之夫自世教下衰而兄弟之間或不能以相睦者有矣或至相視如怨家仇人者亦有矣今三人者乃能相維以義相守以和上友下恭薰為禮俗而是木也適與宴私之堂直三人一舉目間豈不曰吾父其木之本也吾兄弟其柯也衆柯同出於一本猶吾兄弟同生於一父也則所以睦其柯而知兄弟不可以相遠者顧不在於是木乎善觀物者必有以驗夫人此則三人之所樂也一卉木之微豈三人之樂哉乃三人之所以寄興於斯也昔者詩人常以常棣之華興兄弟之和樂不曰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則曰兄弟既翕和樂且湛所謂和樂之云亦在於兄弟而不在於常棣矣且夫子有曰兄弟怡怡如也怡怡固其樂之見於兄弟者也是則三人之有取於怡顏者其言雖出於淵明而其意則非淵明之所知也淵明且不之知況世人哉則凡世人所與同登於是堂者其不內愧於心哉而予也又以菲德之言綴名是堂間其又不內愧於心哉

谷口莊記

鄭鄭君亮傳名其隱居之所曰谷口莊臨川危太史為隸古題之余至鄭數與君游乃求余記其所以名之義余未及為而去後一年復會君于鄭而求之益力余不得辭也谷口為漢鄭子真隱處君乃子真之

苗裔因其故地以為名蓋寓懷思前人之微意且示後人使知所本爾按子真居谷口時耕于巖石之下而名震京師至成帝朝王鳳以禮聘之不屈其清風高節足以激貪而勵俗楊子稱其為近古之逸民信知言哉君博學善文自其壯歲即稍出為世用一旦倦游而歸逡巡乎山阻海涯佳聲美譽方焱起而水涌然懼有力者之或奪也乃益縮然退藏即所謂谷口莊者而居之雖谷口與鄠相去幾半蒿里庶幾植杖而思釋耒而望未嘗不神飛情越而日往來乎其間也山空歲晏遺響寂寞而鄭氏一宗歷數百年之遠數十世之久以耕而隱猶如一日是孰使之然哉大同之世余不得而見之此余因君之事所以深有歎於斯時也士負有為之志而不欲輕試於不可為之時故惟擇夫所得為者而為之得為者何畊焉而止爾然氣運之消長往來無常人事之隱顯每與之相為終始爾在地中復而陽氣已動於黃泉吾恐君之不能久耕谷口也明設有懷前人未遠朝作夕息若將終身抑君之素志然乎此余所以不辭而為之記也亦所以示君之後人也

安貞堂記

由郡東門行五里所里曰室夏氏居之余方客授其家而夏氏之賢子弟璿再拜請曰吾先子兄弟實共有此屋於是先子下世而吾母於屬為尊行故專居中堂而扁曰安貞先生幸辱為之記使子若孫得以考覽焉余未暇作而西游越上舟且行璿復追送十里遠執別之次亦未始不以堂記為言且曰吾先子在時吾母敬之如賢賓語言容止必婉以順脫有甚怒亦怡然處之其於內外親族戚疏大小撫循應接

皆有禮下至姬媵臧獲之賤亦悉待之以恩厚雖悍
強頑鄙者猶知敬慕其為賢以故一家之內男女數
十人莫不欣欣化服然事無巨細一聽於先子闔以
外不敢有所與閫以內必咨而後行迨至先子棄諸
孤而始終一節凜凜家庭者又吾母之所安焉者也
嗚呼吾母所恃以俟其老者以有吾兄弟也吾兄既
從軍萬里外不得內顧其私親而瓚也又不能有所
補以稍娛其心志謂惟文字可以著其不朽倘得
因緣堂記而併及懿行之一二庶有以慰吾母之平
生此瓚所以請文於先生之勤也余既與瓚兄弟游
而嘗得拜其母於堂上見其色和其容謹聽其言儉
而恭退而聞其為婦順為母慈與瓚所言無不合知
其事有是堂之名者其宜也已乃本命名之義而記
之曰安貞之云見於大易之坤者可考而徵也其曰
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說者謂西南陰方東北
陽方陰必從陽乃有安貞之吉得其常則安安於常
則貞是以吉也夫乾坤二卦俱有貞然在乾為剛固
在坤為柔順蓋乾為陽夫道也坤為陰婦道也婦先
唱則迷失其道後和則得其常理此安貞所以為婦
教之大端也婦教非一事何獨有取於安貞貞者正
也夫婦婦而家道正然夫正者正其身婦正者正
其家也家正則化行而俗美故易於家人又曰利女
貞於恒又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夏母當夫之存
既能體貞以順令其死也又能秉貞以守義卒使一
家之內數十人之衆一歸於正而無有異心則其有
得於大易之教為何如而斯堂之命名不獨示訓於
夏門且將化迹而慕遠矣傳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
家讓一國興讓夏母其庶幾矣乎乎以是復於瓚瓚

能刻之於堂壁百世之下安知無徵辭考德於斯文者乎

重建東皋福昌寺記

東皋福昌寺在明之慈溪其地去縣廨可二里所而東北諸山脈市區南下起者如鷲伏者如踞靡迤而西出者如附如趨南爲大江江流循支港前匯則又繚焉而縈洑焉而蓄縣之近壤最爲勝處然久蔽翳於荒榛灌莽未有居焉者宋淳祐間法慧大師以爲像教之行莫盛於吾郡靈宮秘宇相望森列無非高人上士化迹之所寓而諸方緇錫之奔走嚮風道出是縣者尚乏依止乃相茲土創精廬爲接待垂三十年始有殿堂庫院如他浮屠居且白狀于郡守以聞得賜今額益增置山林田園陂池俾儲峙愈充矩度悉備而結搨之收糴鉢之飽往來者賴之大師嘗曰吾爲接待而度徒弟不爲徒弟而建接待又曰入門不問方隅託鉢不限鍾鼓其守心平廣蓋如此大師告寂其徒甲乙授受百有餘年逮國朝至正丁酉闢月寺以災毀大師之七世孫思緝方主是席念前人創置不易振衰舉墜擔殫厥心謀諸徒弟文述法孫一源克丕耆舊如標行成相與掇拾遺燼廣拓故基首建庫堂爲居者之出納次建茶亭爲行者之棲息達官大姓以及好事之家覩是勝緣爭輸財薦貨以佐功役於是斂田之入以爲食度錢之多寡以供費諏日之吉而庀事焉程督勸相則悉諉之源與丕不數年間佛殿三門兩廡既潰于成而伽藍之祠祖師之堂以至寮舍庾藏庖湢之屬一無所闕殿之高六尋七尺有畸其深六尋廣如其深之數三門高深視殿之尋尺差少而廣如之像設繪事具盡莊嚴鉅麗

杇墁俱極縝壯遂爲縣之大招提始作於某年冬十月某日以某年某月某日訖功爲屋凡如干間其比舊制崇廣加倍總費錢以緡計者如干米以石計者如干既而緝公以老病退席述公嗣領其事乃益竭慮悉力節縮浮蠹蠹建法堂僧堂鐘樓丈室凡緝公欲爲而未暇者皆以次就緒會南北撥兵征役荐至未及成而止顧謂大師創始之績緝公起廢之勳久未有述恐來者不知所自無以述之於永久爰伐貞石奉清漳比丘郁公所爲事狀屬余記之余惟教典有云建寺飯十方僧其人獲福不可辭量而阿含經言能補故寺是謂二梵之福大師以菩薩心利益人人爲衆依怙緝公述公又將以壞爲成示現有爲作如幻事其爲福紀豈止如向所云而已前規後隨蓋在來者其可無事以告俾勿墜其已成之業終其所欲爲之志以資佛福於無窮哉是用備記其顛末授之使刻焉

思愛庵記

王君景善預爲樂丘於燭湖之梁山而築庵其旁曰思愛一日語余曰吾百歲後子必誌吾之墓與記吾之菴然不若及吾之見也吾之平生子既辱爲之傳矣雖無誌焉可也而庵壁之石未有刻辭幸重爲我執筆焉景善越之餘姚人也著隱德至景善始有祿位于時中歲以還時稱多故即退處故山益買田宅爲子孫計及今壽年餘八十因自念曰吾以艱苦起家蚤夜畏飭不敢斯須暇豫而外以奉公上內以給私親與接世故之不得已者亦良勤矣今吾老且病其亦可以少自休乎乃悉取產業付諸子置家事不不放浪湖山即所謂思愛庵者以往來游息焉且割

田百畝入之是養以供營備祭享之費俾子若孫世
掌之於是景善可謂善教子矣思愛之云見於禮祭
義之篇說者謂思父母慈愛忘已躬耕之勞用天分
地以養父母也蓋古者不為祿仕則退而躬耕躬耕
以養而忘其勞非篤於思愛者能之乎雖然此猶庶
人之學爾若賢人大夫士則尊重於仁安行於義而
心無勞倦心無勞倦亦思其愛而已矣能思其愛則
一舉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矣若夫知
事君不忠之非孝則言必思忠知涖官不敬之非孝
則事必思敬知居處不莊之非孝則色必思溫貌必
思恭亦皆思父母之我愛而忘乎其勞也夫愛者所
以成吾之身也吾其可弛焉而弗思乎孔子曰立愛
自親始教民睦也景善後人將克愛親之心則名菴
之訓何日忘之哉

大慈寺上蒙堂記

洪武四年十月大慈山教忠報國禪寺灾住持沙門
南宗之公收合餘燼結屋集徒蟻穴蜂房亦既遍處
山間林下然念名緇奇衲來游是山者上雨旁風無
所障蓋乃建上蒙堂以居之為屋前後各四楹間中
為堂而旁列四室室置二榻焉經始於某年某月某
日後某月某日落成既成馳書海上俾余為之記昔
宋大覺璉禪師主四明育王寺即寺建蒙堂以延九
峯韶佛國白叅寂潛同居以講道自後諸方禪席咸
慕效而為之蒙堂之建蓋有自來矣至於蒙之為義
或者有未解也易蒙之象曰山下出泉蒙說者曰蒙
稚也泉之始出乎山未知所適若童稚然蒙之所以
命名也若夫名緇奇衲尋流而得源覩物而悟意其
於道也固已知所適矣何乃假蒙以示訓哉余釋之

曰學道無他求至乎聖而已人莫昧於蒙而莫明於聖猶水之微乎泉而鉅乎海也蒙雖昧至乎聖則明泉雖微至乎海則鉅君子觀蒙之象而果行育德非特施於山下出泉時也於其所自有養之而不喪也於其所當行決之而不疑也此學道者所以長養聖胎於是堂處則養之以不喪出則行之以不疑而大覺之有功於叢社可謂至矣南宗當是寺田祿之餘而首興是役得非君子之用心而大覺之徒歟南宗於此亦既無愧於大覺矣第不知居是堂者其亦無愧於九峯嵓佛國白參寮濬三人者否乎余於是堂之成固未始不為南宗喜而又不能不為諸公憂也憂之如何欲其如三人而已矣然三人之道不可以言喻而可以象明諸公出入是堂觀蒙之示訓而求山下之出泉也則知自心靈源初未嘗竭始乎養正終乎聖功亦本諸此而已苟或不然非惟有愧於人而亦有負南宗作堂之意矣於是或人豁然而解請疏其說以為記

歸菴記

鄧之龍山有招提曰永樂天寧禪師仲猷聞公之所居也師以高行僧召至南京尋奉 旨使日本畢事歸奏 詔許歸隱山中乃名所居之菴曰歸余嘗與客造焉客有言於其座者曰至哉其名菴也靡不懷歸畏此簡書顛歸而不可得者言也師既得歸名之所以志其願乎或起而非之曰是固吾族之歸而非學佛者之所謂歸也夫學佛者以靈知為心何往非歸以虛空為體何寓非菴師雖遠杭巨海往還萬里而三千世界一一須彌無去無來非彼非此以歸名菴何必龍山哉則又有非之者曰客之言是已然獨

不聞先佛之言乎佛經有言譬如良醫遠至他國其子飲藥悶亂是時其父來歸乃以好藥速除苦惱今師所度子孫亦有處此而不悶亂者乎其歸之也固將除苦惱亦然則頓歸是山豈徒然哉於是在座之人又相與非之曰假醫以歸自是一理必若客言則行者常非歸者常是惡覩所謂真歸哉人之亦生滅然本無既生矣強認為有則營營生死周流而不息佛制八萬四千法門不過使人知所歸耳故曰歸原性無二又曰歸根得旨又曰萬法歸一原也根也一也道而已矣且所歸者菴能歸者人一刹那頃能所俱壞能所俱壞而空不壞道固然耳歸之於道是謂真歸師之名菴以此而已師聞客言啞然笑曰吾菴於此而歸於此固以為名諸君何以有是譊譊也余亦笑曰師豈離言語相離文字相示人以真歸乎師復啞然而笑遂書以為記

檀特巖精舍記

檀特巖在漳之龍溪由郡城北遡大江舟行五十餘里始至其地前瞰江流後連崖谷江有九龍潭每夜參半神珠煜煜光動循江而南是名香松二州折而西為細柳營兩渡橋皆是郡之勝巖其最勝處地位峻絕風物清曠幽邃美木森布錯陳而且夏涼冬燠有類檀特仙聖之所居故以為名精舍之建則自鏡中禪師始鏡中郡之保福寺僧也法道曰著鄉邦慕之遂施其巖為搢茲宇已而鏡中之嗣德松德松之嗣壽泉光祁法迪法鞏咸甲乙傳次以領其事一日壽泉之嗣明徹歷職杭之淨慈以歸視其上漏旁穿不可枝梧乃罄衣盂之資以供土木之費闕者補之仆者起之殿堂門廡庫庾庖湢之屬無不畢具且於

嚴壯增築二壙以備本宗派下之埋瘞其規制悉倣
禪刹而差次之於是光郁遊方日久將屬歸老故山
盡空諸相而獨以開山鏡中之本未尚闕紀載明徹
營脩之功亦未及篆諸樂石大匠日就湮沒無以昭
垂永久用勸來者乃手書梗槩而余書之夫佛刹之
興固每資乎地之勝而以一聖者則未始不由
乎人潭為東南輿區而茲歲又一時之勝處其風氣之
會清淑所鍾閉藏於空荒寂寞之中亦已久矣而造
物者一旦啓之寶樹法幢燦然建立縣形金碧絢爛
林丘見者改觀而聞者讀歎豈非以其人哉然地之
勝亘古今而無窮人之勝將歲月而俱化自今以往
苟能繼繼承承不徒改其棟宇之新與山川相久遠
而所以恢弘祖道使祖[illegible]
另請舍為鉅刹[illegible]
[illegible]當[illegible]書不一書矣今以

[illegible]之請誦不容辭姑為之記仰刻以俟焉

西華世界記

距錢湖五里許有阿蘭若曰大慈竺曇瑞師居之其
居之室名之曰西華世界而命余為記余問西華世
界之說則知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曰極樂有
佛曰阿彌陀其人無有三惡八難十纏九惱有能誠
心大願歸心是處者當念力具足至盡命時精誠不
亂則佛為現瑞光攝受俾得隨願以往生焉其土極
嚴淨琉璃為地而飾以七寶行樹中有八功德池池
有華曰優鉢曇曰拘佛頭曰波斯迦曰芬陀利是謂
西華也又云佛之難值猶優鉢曇華之時一瑞世故
師名瑞字竺曇而以西華世界名其室云或曰大雄
氏憫人之溺於染著是以讚歎極樂勸之往生而非
實有之也故曰惟心淨土自性彌陀則所謂西華世

畀果何在耶今師既舉以名室而又寓夫嚮往之私
焉則似泥夫迹之有也失其旨矣師曰吾佛之道雖
有之而不有雖不有之而有非智識所能知非言議
所能辨子方譏我以泥夫有而我又闢子之溺於無
也苟一切時不著於佛而不善於法而淨穢兩忘能所
俱泯超然無有之表則啓處周旋固未嘗離乎淨土
而四華世界亦豈遠在十萬億佛土之外哉或不能
爾吾見情以境遷識以事變言有則泥夫有語無則
溺於無則雖日坐四華之中而淨土之遠有不啻十
萬億佛土之外而已夫如是則四華世界又可以有
無論之哉余聞而異之且愛其言理而明因筆受為
之記使世之求乎無生之生者有以知夫舟筏之在
是焉

九靈山房集卷之二十八終

九靈山房集卷之二十九

越游稾　男戴禮叔儀類編
從孫侗伯初同編

序

皇元風雅序

昔者孔子刪詩蓋以周之盛世其言出於民俗之歌
謠施之邦國鄉人而有以為教於天下者謂之風作
於公卿大夫陳之朝廷而有以知其政之廢興者謂
之雅及其衰也先王之政教雖不行而流風遺俗猶
未盡泯此陳古刺今之作又所以為風雅之變也然
而氣運有升降人物有盛衰是詩之變化亦每與之
相為於無窮漢興李陵蘇武五言之作與乃樂府詩
詞之見於漢武之采錄者一皆去古未遠風雅遺音
猶有所徵也魏晉而降三光五嶽之氣分而浮靡卑
弱之辭遂不能以復古唐一函夏文運重興而李杜

出焉議者謂李之詩似風杜之詩似雅聚奎啓宋歌蘇王黄之徒亦皆視唐爲無愧然唐詩主性情故於風雅爲猶近宋詩主議論則其去風雅遠矣然能得夫風雅之正聲以一掃宋人之積弊其惟我朝乎我朝興地之廣曠古所未有學士大夫乘其雄渾之氣以爲詩者固亦易一二數然自姚盧劉趙諸先達以來若范公德機虞公伯生揭公曼碩楊公仲弘以及馬公伯庸薩公天錫余公廷心皆其卓卓然者也至於岩穴之隱人江湖之羈客殆又不可以數計蓋方是時祖宗以深仁厚德涵養天下垂五六十年之久而戴白之老垂髫之童相與歡呼鼓舞於閭巷間熙熙然有非漢唐宋之所可及故一時作者悉皆餐淳茹和以鳴太平之盛治其格調固擬諸漢唐理趣固資諸宋氏至於陳政之大施教之遠則能優入乎周德之未衰蓋至是而本朝之盛極矣繼此而後以詩名世者猶累累焉語其爲體固有山林館閣之不同然皆本之性情之正基之德澤之深流風遺俗班班而在劉禹錫謂八音興政通文章與時高下豈不信然歟顧其爲言殘散見於諸集或爲世之徼名售利者所采擇傳之于世往往獲細而遺大得此而失彼學者於此或不能盡大觀而無憾此皇元風雅之書所爲輯也良嘗受而伏讀有以見其取之博而擇之精於凡學士大夫之詠歌帝載黼黻王度者固已烜耀衆目如五緯之麗天而隱人羈客殊捐肆棄於當年者亦皆蒸收並蓄如武庫之無物不有我朝爲政爲教之大凡與夫流風遺俗之可槩見者庶展卷而盡得其有關於世教有功於新學何其盛也明往聖之心法繼昭代之治音舍是書何以求書凡若干卷東

海隱君子鶴年所輯鶴年之曾從祖左丞公以豐功
偉績受知世皇出入禁近者甚久鶴年既獲濡染家
庭之異聞而且日從鴻生碩士游槃然之文固厭飫
於平生一旦退處海隅窮深極窈與世不相關者幾
廿載於是當代能言之士凋落殆盡而鶴年亦老矣
乃取向所積藉華之富向快字適編集類次之而題
以今名良竊遡其有合於聖人刪詩之大端者為之
序庶幾同志之士共謹其傳焉

餘姚海隄集序

餘姚俯瞰大海而西北當其衝每歲海潮奔突颶風
挾怒濤相輔為害凌常破廬舍壞土田具將魚其人
而沼其地當宋為縣時知縣事謝景初嘗為隄二萬
八千尺施宿又為隄四萬二千尺爾其中為石隄者
五千七百尺其所以禦海為抗者可謂至矣然土隄

善崩而舊涯日墊為斥鹵九所壯田之受灌陂湖者
亦且溢入鹹流歲用不登國朝易縣為州四十餘年
而國子葉先生來為其州判官行視敗隄亟與鄉之
父老圖所以弭之迺規貨食募匠傭揆日之吉鑿石
為隄以尺計者揔二萬四千二百三十五其視前人
之功可不謂益至矣乎於是州之民相與誦美之不
已既致辭走京師請國子監丞陳公衆仲翰林學士
王公師魯為文記其事而復退率州士之工乎詩者
以及寓公過客作為樂府歌行五七言近體若干首
以詠歌先生之功於無極先生之子南臺掾晉裒集
為若干卷將鋟於以傳而屬余序之昔漢召信臣為
南陽太守嘗造鉗盧陂於穰縣累石為隄以節水勢
田獲美溉民甚利之及後漢杜詩為太守復脩其業
時人為之歌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先生繼謝施二

令爲滁隄梘杜之繼召作陂隄則同州人士歌思之又同所不同者彼蓋漢史傳其事此則出於民俗之論美而非太史氏之所紀錄也雖然杜之功僅齊於召而先生之功則非謝施所可及庸詎知是隄之築不有待於先生而後大顯於世乎則夫他日之秉史筆者固當以先生之紀錄追見乎前事而召杜不得專美兩漢矣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庸敢竊取斯義序所以作者之意如此先生入官之履歷作隄之歲月與夫爲政之大凡載之記文得以互見者不贅焉

密菴文集序

文主於氣而氣之所充非本於學不可也六經而下以文雄世者薛孟軻氏韓愈氏孟軻氏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韓愈氏曰氣盛則言之短長聲之高下皆宜[illegible]之以知言而韓愈氏之[illegible]氣[illegible]惟三代兩漢之書是觀聖人之志是存耳文以氣爲主氣由學以充見之二氏可考而知也後之學者乃或不是之求方貴華尚采務澤以爲工道密以爲能所亦未矣是故有見於此而思務去之者豈不謂之有志之士乎若吾支謝君原功斯爲有志之士矣原功自幼強記捷識敏於學問比壯經史百家皆搜抉掐擷毫分縷解積之既久滴瀝涌溢浩乎其沛然矣嘗一試江浙鄉闈不利輒謝絕場屋抱其遺經見尚書貢公於吳山公一見即待以奇士已而同泛大海相與朝夕論辨一意古學刮摩淬礪訖爲聞人後稍從軍淮右應聘中吳浮沉常調者數載則擢土內附例徒南京遷官貴人有知原功者強起而致之遠都於是南江渡河杜走齊魯登泰山臨淄水而

文氣益壯奈何不二三年復以疎儁不檢棄去平生
袍負百不一試而其志之可見者獨文而已原功之
文肖其為人其立論閎以挺其書事簡以悉其序記
銘贊雅健而奇警其詩歌彬蔚而穠麗幾傑出一
時流輩無敢與並者原功既東還故里携其所著密
菴稾若干卷授余曰吾所與游而文者誰歟惟是文
稾宜有序敢以請於予余不得辭謹為論次其學之
有得於孟韓者書之于首簡使世知原功之文非徒
粉澤適密之是務而其傑出一時者蓋由有氣以充
之而又能本之以學也原功會稽人名肅其字原功
密菴乃別號也故以題其稾云

大梅常禪師語錄序

學佛之人謂一切語言皆壅蔽自心光明又謂語言
者道之標幟也蓋道之妙不可以語言傳而可以語
言見余觀常禪師初見馬祖問如何是佛馬祖曰即
心是佛後有一僧問云師見馬祖得箇什麼師曰馬
祖向我道即心是佛僧曰馬祖近日佛法又別又道
非心非佛師曰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即佛馬
祖聞之為之歎許大抵言乎非道之所由以見者乎
故自是而後師之道行日著而學徒之至如歸以至
臨歿示衆物非他物一語洞見生死庭戶無少留情
信其為一代之傳人矣鄞大梅山之讃聖寺蓋師講
道之處寺舊有語錄嘗鋟梓以傳後燬于火不存者
久之前言慥公主是寺之日為請文海鄞公朝勘夕
校裒集成帙而併採摭唐宋以來諸碩德拈提頌古
詩偈等篇及凡名人鉅公所為碑碣題詠之類附之
語錄之左復言方重入于梓未及成而退席矣本宗
生公實補其處乃急唱衣鉢命工完之仍介文海求

余序其首夫道以心而傳以言而顯言固不得與道抗而道實不離乎言舉自達磨西來有所謂教外別傳不立文字之說學者遂至擯棄語言絕口而不及曰吾師達磨嘗云尔彼獨不思馬鳴龍樹百丈斷際諸師皆前後達磨而興者也或無契經以造論或借龍宮之書以泛觀或精入乎三藏或該練乎諸宗語言之顯夫是道者其可盡棄之哉師為馬祖的嗣而是錄也一時開闢正信直明一心以歸合佛祖之所示非世之應機酬詰以枝辭蔓說為辯博鉤章棘句為迅機岐道而二之者所可同日語也學者於此苟兼借言以顯其無言以求所謂道者而躬行之庶幾大法全體離言語相用以證夫達磨氏之說而於教外之傳亦何同而何別乎夫如是則文海之所集不為徒是復言本宗之汲汲於刊布者不為虛行矣然學者其勉之師襄陽人俗姓鄭氏世系入道之詳具見傳燈茲不贅述也

題跋

跋定武帖

右定武禊飲帖今為大慈寺主僧南宗禪師定公所藏竊攷此帖真迹及石刻俱以殉葬昭陵唐末溫韜發其所藏但取金玉而帖與石悉棄墓隧中宋初耕民入隧見帖紙已腐獨負其石歸以搗帛定州一游士見而奇之即以百金市去世謂之古定本王君既守長安取留公庫庫焚而石毀定武乃其別刻歷代藏之御府石晉之末契丹自中原輦載貨寶圖記北至真定德光死漢兵繼至此石棄之中山慶曆中為李學究者所有其後宋景文公守定武乃取其石匣置郡齋熙寧間薛師正出牧其子紹彭好書因別刻

一石易之世謂之薛氏本大觀中紹彭之弟嗣昌以所易本獻諸朝徽宗命龕貯宣和殿靖康之亂遂不知所在矣其所摸搨古定之本差肥薛氏本稍瘦王順伯主肥者尤延之則以瘦者為真二公皆好古博雅其論此帖不同如是要必互有所見是本乃類瘦者其為薛氏本無疑蓋定武初刻世之奇寶也舊藏皇南吳志淳家禪師為買家旁良田若干畝貿而有之余一日謁禪師慈雲山中禪師出以相示而俾識諸後嘗觀張彥遠法書要錄謂右軍平生所書以禊飲帖最得意故留付子孫傳七世至僧永乃付弟子辯才唐太宗遣蕭翼詭辯才以得帖既傳之於僧而第互行有僧字者蓋是時搨本已多惟僧永所藏為真故於行間以僧字押縫耳嗟乎僧永不可作矣去之六七百年而此帖復為僧家所藏則禪師者豈永之後身耶且其石刻一則曰古定一則曰定武皆因定之人士及定牧守所藏而得名今禪師名定而實有乎此帖百世之下庸詎知不稱為僧定所藏本耶夙有緣契於斯見之矣然付之弟子頗難其人使能知所寶愛如辯才者猶不保其不失況下此者乎禪師後人尚加慎矣哉

跋康里公臨懷素論草書帖

右懷素論草書帖語康里文獻公所臨按懷素唐僧字藏真以善草書擅名大曆間頃見其一帖云王右軍草書不及張芝又一帖云張芝草書非老僧莫入其體則懷素自謂抗芝而過右軍矣不知此論然乎否乎藝家相薄豈自昔有之乎文獻公書名之重不在懷素下其跋此帖乃尊之為奇寶視懷素之論右軍抑何過厚耶與權家藏此卷非獨愛其字畫之妙

蓋亦重乎德矣

龍山古蹟記後題

嗚呼是惟先師待制柳公之遺墨公提舉江西儒學時正宗主公方主龍興之上藍暇日過從甚相好也二三年公既受代歸婺而正宗亦謝事還鄞之龍山婺與鄞相去數百里遠而公扁舟訪之宿留是山幾一載古蹟記作於此時于時公年已七十後二年召入禁林又一年而歿去之十六年所而正宗亦示寂矣久之正宗之法孫仲猷闡公由海上使還偶檢故篋見公此文胤蠹中爲之傍徨瞻覩念前脩之寥遠痛遺澤之日微亟命裝治成卷且俾志諸左方嗟乎公以道德文章爲世大儒而其平生乃多喜與方外諸尊宿游故其遺墨流落人間者士大夫罕能蓄之而每見諸山人野士之室今觀此文所以拳拳是之始末正宗之交好者如此其信道爲法之勤可謂透脫情境者矣昔人謂蘇文忠公爲五祖戒禪師後身故其爲文漫衍浩蕩一自般若中出若公者豈其人歟嗚呼公今已矣覽其遺墨尚足以增云山之勝氣也

跋藪上人所書蓮經後

四明甘露寺沙門龍淵藪公手書妙法蓮華經七卷以報佛恩乙卯之春余游龍山訪龍淵於甘露禪室龍淵出以相示而命志諸後余聞一切契經皆佛所演而此經獨爲諸經之王至其引蓮爲喻則以三世同時十方同會方其開時即有果而於果中仍有因蓋其諸乎雖分布而會聚無隔斷此其所以名蓮而蓮之爲言連也所以明上承圓教開權顯實之微意也經云如來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而所謂開

示悟入即其旨也昔人有誦持此經至以秦王所贈二物託之母手而降生者亦有書寫此經即身爲爛香舌爲青蓮香者一皆夙淨願堅固力之所致龍淵之書是也亦豈徒然也哉龍淵爲人純素質直無世間心而作此字點畫勻整意態簡遠其爲知恩精進蓋可知矣宗風凋弊之餘或至飽食終日增上慢者其視龍淵亦可少愧哉龍淵嘗首衆杭之靈隱後由永樂移主甘露時年六十五云

跋袁學士詩後

此六詩袁文清公爲商隱師作也元之盛際文清以學問辭章名震天下而所言隻字人視之如圭璋珠貝顧一覩之而不可得然獨於商隱無所愛吝如此則商隱必有大過人者焉商隱乃龍山永樂寺僧文清嘗與同參橫川和尚橫川時住玉几山之育王寺

項源師甫丘永師亦與之同參詩中所言玉几與項虎丘者蓋指此三人也此詩今爲商隱法孫本明所蓄開出以相示余視之使藏諸名山庶十百年後知商隱之結交文清猶如佛印之於東坡靈源之於山谷其趣味相同真是山間林下之人與夫假士大夫之名以粉飾禁林者異矣商隱諱子其字商隱嘗出世里中之開壽寺文清諱拾字伯長官翰林爲侍講學士其謚文清與商隱同里閈四明人

跋東坡手帖後

右縣文忠公與方逢達帖墨迹刻本通七帖聽爲一卷其中所言皆煩碎小事無足深論而傳之至今不廢者世知貴重其人故耳此卷蕭蕭逢達家後爲他姓所得今復歸之於方氏政如寶玉大弓之在魯自我失之自我得之方氏子孫可以慨然於此矣

題倪樂工瓊花燈詩卷

餘姚樂工倪昌年事母能盡孝一日與病甚昌年禱之神有應乃手製瓊花燈薦之祠下以昭善神貺其燈備極諸巧緜時歷月乃成遠近觀者咸嗟嗟歎賞不已於是縣之老儒櫻寧滑公庸菴宋公俱爲詩文以寵之而且請余題其左嗟乎樂工賤伎也瓊花燈滑巧也二者皆士君子所不道櫻寧庸菴士君子之標的也而於昌年顧乃樂道之如此豈非有取於孝而然乎夫孝衆行之本萬善之紀也人而能此雖甚微且陋亦有足稱者焉唐史所載孝弟事如萬年王世貴等乃多閭巷之民而禮記言小孝用力蓋思慈愛以忘勞也以今昌年觀之樂工之伎誠賤矣其視閭巷之民庸有間乎一燈之巧固滑矣比之忘勞之孝又豈甚戾乎櫻寧庸菴所爲樂道而不置者蓋亦得夫作史記禮者之遺意焉不知昌年然以二之言爲足信故中其[illegible]後

蔡節婦夏氏墓誌銘并序

鄞人有蔡敬者喪其妻踰期而哀慕猶不已益求世之大夫士爲請若文以揚無窮之悲焉余嘗取而閱之爲之喟然歎曰昔者先王之治必始之家而後及於國與天下故女子自幼至長皆有所傳之教是以化成於內外而其治易義王道厥惟之餘閨門之行既淑世教所美成而其事實又不獲顯揚於爲士者之手亦何所恃而勸耶此蔡節婦之死余固不宜無一言剛請公之後也又況其孫之有請耶是用不讓而受其辭按節婦諱其字守貞定海夏文華女年二十四歸鄞縣蔡志善歸三年生子敬未及晬而志

義死時遇上兵起居人錯愕不自安節婦泣以涖事
自斂至塟無遺禮迨服除父母兄弟憐其年壯而寡
又慕氏方乘無所養間使諷之欲奪而改適節婦即
怒且泣曰人不以大節勉我顧欲使我為常婦人且
姑老子在襁褓中有能奉之而字之者乎因誓之曰
所不與慕氏相始終者有如河父母兄弟知其意之
莫回也乎不強之隣有嫠婦嘗相與誓死守義後竟
劫其心而更誘之以甘言節婦謝絕之終其身弗與
見節婦後姑年七十餘以忠善非已出且蚤亡也益
慮無所依但語輒泫然流涕節婦事之無戚疎一日
遘病甚革節婦焚香禱臂乞以身代其病乃施愈教
子必納於矩度嘗或之曰汝生十月而父死吾寶汝
如掌上珠即不幸有所觸關吾寧從父於地下不願
與汝俱生矣其子已成就

而節婦惴惴不敢肆節婦兄弟以財
得其宜然未嘗以貪故一舉口及於利惡衣惡食泊
如也不慍絲蓄粒聚以克有家卒使蔡氏之亂瀕絕而
復續婦德之備夫道之著庶幾古昔之遺風焉有司
高其行為撫其實上之部使者轉聞于朝以旌異
之亭未報下而節婦不待矣節婦年五十有二卒於
某年某月某甲子而塟於某年某月某甲子墓在某
縣之某原子一即孫女一尚幼余嘗獲與節婦兄
弟游而節婦之章章如是者蓋皆得諸見聞可以考
按而不誣嗚呼是有以傳信於後世矣銘曰
惟古有治蓋由內始世弊俗傷女教乃亡不迹而歲
維夏之嫒暨嬪于蔡卒守大戒夫夭子歿志苦心哀
一節自舊嫠居二紀既荼荼婦別
尚嫠古蕭瞻彼南山松柏九九瑑辭墓石為後世式

永嘉有萬行之士曰止堂項君諱某字某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于杭之寓舍享年八十有三其子昕以道梗不能奉柩歸塟遂遵治命火化于郭外之七寶山後若干年為某年某月某日始克函骨卜塟于餘姚某鄉之某原前事昕奉故著作郎李公孝光之狀請門泣告曰先人之死既不得以禮塟而墓上之石又未知所刻吾子不以昕之無所肖似而辱與之交失今弗畱恐後歲隧闕以重不孝之罪敢以狀請幸矜而畀之銘嗚呼余之晚陋豈足以銘君而昕之望之也則至矣其何敢不諾按狀君之曾大父某大父某俱豐於財積而能散父某益以仁及物少義維家同居合食凡七世有堂曰同慶歲時吉凶之會食指盖千餘焉然比三世未有以官業知名于時者至君始試吏瑞安平陽二州轉浙東肅政廉訪司葵美辟處州路總管府史遷紹興秋鴻借掾杭州路横塘務副使改山陰縣典史終焉君所至有廉聲而強敏介直無所阿避人不畏守與令而畏君其行事尤著者則在瑞安時有尹喜者其妻為勢家牙所奪恐之州州弗敢詰反抵告者罪君抱牘而詣勢家子恐褰白金夜謁君怒曰理與法吾忍以金屈耶卒直其冤而尹以妻歸在紹興時朝廷遣使決大獄命君總理諸囚君悉為剖析出其無死罪者七人使者以案上中書俱從所議七人得不死在横塘時務循舊弊以月鮮餘金報之君毅然特不可盡歸之官俾輕商稅什之一在山陰時郡飢民之流亡者過半守選君賑恤所至多所全活百姓為之歌曰噫吁嚱頻月之飢今能而君前後被郡檄推鞫各縣事凡若干莫不稱允而

不及大用以老惜哉君豐顙巨目丰神秀徹而孝友
蓋本乎天性事兄如事父撫兄弟之子女如己之子
妾嫁其從妹之孤貧者四人御下以嚴群從弟姪有
不遵教者輒加箠辱始若不甚堪而終服其識量或
議今有其先業君沮之不可則曰餘從所請但某所
得者不敢受其業至今存焉人目為義產云君自髫
歲即慕道家虛無之說後遇一異人授以不傳之秘
而其學日粹晚益研覈妙旨演為金碧大丹之圖其
於陰陽造化之理有難遽曉者則假帝江問荅別為
書若干言其有得如此以故春秋雖高而視聽步履
如強壯齒之落者更生髮之白者日以黑至其屬纊
之日猶索筆大書謂昕曰汝能聽吾言死且無憾遂
奄然而逝娶杜氏早卒繼翁氏子男一人即昕福建
中書掾史博學多能而尤以醫顯孫男一曰恕餘

世其父學銘曰
天之降材兮用必以時時不盡用兮或嗇其施君材
則大兮其戢則卑百圍之木兮斧柯是為民有疾痛
兮固切吾肌惟澤之淺兮卒止於斯乃博孝友兮紹
家之肥乃啓玄秘兮葆其枯羸一朝乘化兮蟬蛻而
歸歸焉斯丘兮儲祉在茲越山巒葱兮其石如胎揚
芬載美兮刻此銘詩

唐節婦姜氏墓誌銘

三代盛時詩書之教非獨行之賢士大夫雖至女婦
之間亦未始不加諸意以故上而后妃下而諸侯大
夫之妻與夫江漢汝墳之婦一皆以禮自防見諸歌
詠去三代遠矣內外之教舉廢自賢士大夫固已鮮
能知所自守而況於女婦乎於斯之時有如四明唐
節婦者能以少艾之年專屋而獨居青燈靜夜影隻

形單攻苦食辛罔有變志序上長諸孤於方稱續遺
緒於將絶於夫爲令妻於子爲賢母於世爲節婦嗚
呼其可銘也已乃以孤子賓原之請爲序而銘之序
曰節婦姜氏郡之慈溪人祖諱宗益考諱文堯節婦
年十九歸同郡定海唐君榮祖歸十三年而唐君卒
節婦持喪盡哀理家盡瘁課耕畊以爲食躬紡績以
爲衣男迫之學女示之行遇人恂恂一由於禮及春
秋既高於内外屬爲尊行而慈幼字微親疎咸附悍
强頑鄙亦無惡數宄是唐君嘗命幼弟珏爲子節婦
愛珏甚於已出曰吾愛之勝吾子然後家人愛之能
不異於吾子也平居奉養未嘗有所擇脫益絶去葷
戒脩淨土業有厭世之心焉子男二人長請銘者次
曰璲女二人長適姜賓和次適王子志孫男三曰文
與曰林曰太平孫女二俱在室生於元至元甲午十
二日卒於洪武癸丑二月十九日其壽至于八
十以丁巳歲九月甲辰葬于慈溪縣德門鄉之石洑
原余既與節婦之諸子游嘗得拜之於堂上而又竊
銘唐君之墓矣其知節婦誠莫余若是宜賓原之有
請也銘曰
女之於夫猶士於君從一而終其節乃伸世弊俗媮
或替常度士遂頹波女犯行露泯惟姜氏有卓斯時
大節潔然匪闕匪虧婦德既脩毋道亦行孰輔而告
作性之成士厲於爲其迹易顯女處于私幽而莫闡
我作銘辭鑱厥墓門以警于世以慰其後昆

汪孝貞墓表

四明汪君孝貞有賢妻陳氏自君之死惡衣麤食居
數年乃克葬君鄞縣陶與之原其將葬也泣謂于其
孤子曰汝父不得壽其身猶可永其名其孤子長鄉

以告於宗人定海令汝懋求次其事而銘之以納諸
壙塋之數年又泣謂于其孫子曰汝父獲銘于壙中
曷若表之於墓上於是孫子常久詣余乞文刻諸墓
余以不識君讓常久嚮哀號行伏而告曰先君之棄
代也不肖孫纔四歲幼孩甚騃罔有識知吾母守節
自誓力於衣食長之教之俾知向方乃訓之曰汝父
生十四年而孤又十年而死吾爲汝家婦僅數年汝
父死時吾年僅二十餘然何所恃而能自守耶蓋知
汝父之有子庶幾有待於汝也汝父既蚤孤每春秋
祭先人俯仰齋慄如見其享之者已祭未嘗不悲哀
事母盡孝晨昏定省不少怠睦親戚和上下恂恂惟
恐有弗及田畝有餘輒以賙其鄉里讀書取大義通
而已然尤喜學易爲人守綱紀尚氣節不馳騁衒鬻
以爲名其操履如此是真有志者耶不幸材未試行
未充而短命死矣吾聞嚮於其前者則必裕於後此
所以知汝父之有子也以汝父之有子則汝之成立
從可待矣吾雖不能必汝之成立然能必汝父之有
子也汝宜識之常久泣而藏諸心重惟先君遺事既
不克以盡知幸而有聞於吾母者又不得令辭以登
載緜歷歲年以至于今而猶強顏斯世者何如人也
先生言可垂後而志在恤孤其尚有以蓋覆吾汪氏
也哉固敢以請羞乎余不及識君矣然余之故人方
亮中實爲贅婿於汪氏與君居同室食同饔相親之
意不以生死而或殊固世所謂賢者也以亮中之賢
可以卜君之必賢而君之孫子又述其母夫人之言
以請遂悲而輯其辭使刻於君之墓君諱弥亨亮貞
字也其先歙人宋吏部尚書贈少師謚莊靖者於君
爲六世祖諱與合諱佑世者君之大父父也母陳妻

蓋其姪女子一即常父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嗚呼人之所難得乎天者材與行也天能以人之所難得者與人而不假以年則其所得有不暇備焉以今見于世如君者是已君之材行如是使幸而至於中壽則其有見於世者當何如哉然竟止於此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趙君夫人戴氏墓誌銘

洪武三年冬十有一月庚戌浚儀趙君之夫人譙郡戴氏卒于浦江德政鄉之正寢卒後二年秋九月庚午葬家西四里華表山之原又一年仲弟良始克回自東海望墓門而哭嗚呼夫人之卒良既不得憑其棺其葬也又不得舉其紼歷歲踰月痛慕無及徬徨踊頓不能生已而哀子炎言乃以銘墓之辭來屬且曰吾母將終嘗以不及見舅為恨他日又嘗謂舅恭而有文尚辱為之銘吾母之神庶幸安焉嗚呼夫人有弟不閑於訓教猖狂蒲徙卒阻窮齋以致斯極也猶欲強飾不令之言弭謗而為之書悲苦抑塞尚堪措一辭耶雖然夫人之德之懿非良不能以究知也蓋良既乳即以先夫人之命育於夫人其後受室趙君之妹取支卜隣又皆夫人是依自幼至老未始一去其左右故夫人之為女為婦為母之道咸目覩而心識之夫人生而氣靈孩而性婉長而志懿工足以致美而不華德足以配禮而不繁其在母家先君先夫人恩遇特厚夫人之奉之也生而侍則備敬養之禮歿而當喪竭悼慟之情撫諸弟以仁接宗黨以義在夫家移其事父母者事舅姑接宗黨者接姻族舅蓋故諸王孫居家庭間無可當其意者獨於夫人無違言年九十而終屬以後事夫人泣而涕之憂勞

踰月遽纏大酷姑尤性嚴難犯夫人承之以恭事之以謹感怒之教始終不形相夫具鹽醯時種作廣廼屋凡供養教育婚姻喪祭之費一資於經畫夫好簡靜晚益耽慕老莊之無爲置家事不問夫人調護聽順必稱所欲中年得子保持尤至慈惠以臨之惻怛以導之訓之誨之迄至于成夫弟之子蚤失怙棲氏甥有家難夫人皆予蓄之雜已子中無異恩夫人諱如玉其考曰我先君諱暄妣曰我先夫人劉氏趙君諱良本其考曰梅石處士諱必俊妣曰朱氏夫人生二十二年而歸趙君距卒時得年六十有八子男一人即友言孫男二人季昇季壹曾孫男三人鳴平良不敏無以褒叙令淋貽厥後來據實書辭所以持家思云爾銘曰

荷歟夫人秉懿彝女婦盡職毋道悄兩族英英昭令

徽曰德之恒行之周天所地載佳城欝欝松楸毋弟勃鑄告誌幽洪武七年九月重陽日仲弟

戴良誌

祭文

祭亡妻趙氏夫人文

嗚呼吾之伯姊趙氏之冢婦也工族之好異於他門故夫人歸于我夫人以吾從師問友之便遂即女氏家焉補苴罅漏彌縫闕略未始一日就安也自時厥後吾乃不常家居或旅食於人門或逐微祿於鄉校二紀之中與夫人共處者數歲而已一歲之中與夫人共圖家事者數日而已夫人奉養四親長育二男二女畢壹蔡婚嫁十餘既艱且勤一不以吾之不已助爲念吾獲免墮他業而以文墨相始終者皆夫人之力也吾年幾半百始提筆儒學于淮南夫人同在

官者僅三載即往武林覩其孥明年兵起金卒復挈其孥冒濤江之險以東還吾時北至齊魯東出吳越爲孟浪之游益不以家爲意夫人扶衰救弊食淡攻苦又十餘年而喪亂稍平門戶稍靜方撫二子以業耕率子婦以蚕織期成家以待吾鳴呼孰謂遽棄吾而死乎前年夏夫人遣二子省吾鄞江之上二子謂夫人精力尚強嗽痰尚善而兩鬢猶漆黑吾長夫人二歲時屬病脾氣息奄奄日食不數合而鬢髮之種種者且就白矣吾恐一旦殞命他所夫人阻遠不得就哭泣之位爲終天恨嗚呼孰謂夫人竟死而吾反存乎夫人始病時得兄子溫書於會稽云夫人近病痰氣甚憊吾意痰氣夫人之故病也雖憊無害繼見倪氏婿其言與溫同且加劇焉吾始竟驚心壞是夜參半即星馳而東越三日抵家見夫人神氣尚完語言尚如常明日者又謂及秋必愈吾益意夫人之病雖憊無害也嗚呼孰謂以是而孽其軀乎豈吾之不事事貽艱投悴于夫人實有以累其壽乎自今往孰與撫吾之子率吾之子婦以成吾之家乎吾之所望於後來者孤矣其於斯世亦無復又居之志矣天倘假以數歲之期惟當縛一椽於墓上待盡其齒以與夫人共藏於茲土如新而已余生孩哭哀哉吾於夫人少壯不得以相樂老不得以相樂乎哀哉吾於夫人少壯不得以相扶名爲夫婦實無異於過客之相遇吾上悖於天倫下乖於人道致使夫人生而衝恤以憂歿而齎恨以別天之爲乎抑人之爲乎吾懷之悲胃月而止矣猶幸夫人有子頗知書有女能盡孝森來湯藥不爵於生前衣衾棺槨不儉於死後又得吉壤迫近大家之左側而且塟以踰月合乎先王制禮

之意庶幾神心悅矣體魄安矣零丁孤苦之懷亦於是乎其少慰矣嗚呼吾言有盡吾痛其有窮乎一奠告訴老淚如瀉尚饗

九靈山房集卷之二十九終

九靈山房外集卷之三十

贊

九靈先生畫像贊

其神之清秋高露寒而青田鶴鳴也其氣之溫光含輝潛而充然如赤瓊也其文之昭盆盎紋如而古罍洗獨精明也具此三美所以斂英發而集衆長葆醇熙而乎群情也懿哉斯人蓋智遍乎物行飾乎躬而學本乎誠者也

又贊

宵乎其凝者以道為家燁乎其澤者振德之華悄然而深思者所以周其變沛然而大肆者又將暢其能是皆世之所知也至於困而亨窮而泰齊喜戚於夢幻棄利祿猶泥沙吾欲從而究之已莫辨其津涯況可得而贊耶

余三十年間兩賁斌能之像辭各異焉以見斌
能年既高而德愈進也因令侍史并書之前翰
林學士金華宋濂記

志慮高潔秋水寒潭器局嚴慤峭壁危巖峻不可踰
靜無弗涵是謂德人為衆之楷

義門鄭濤敬贊 元太常禮儀院博士

懿茲臞仙金華之英造道自得循辭立誠持樂之和
秉衡之平出處翛然風月同清

周伯琦 鄱陽人元翰林學士

溫溫乎容貌之可即抑抑乎威儀之有徵跡雖寄乎
朝著而與充詘者殊科志常慕乎山林而與矯崛者
異軌長松之陰消搖曳屣人殆疑其為遯世之逸民
而不知其為抱道之君子吾嘗觀其飭躬而操踐端
實纘言而論著宏侈可謂其行則儒其文則史者矣

楊翮 金陵人

仁義為飾身之本忠信為奉國之基發為文章其聲
也希天將以斯人鳴太平之盛必使翔而後集覽德
輝而下之若人也其視時為去就而以道為樞機也耶

陳基 臨海人

安履其素不徼以肆志廓通其變不苟以阿世覆乎
蚤歲之芳華藹乎前脩之氣味人方睹紫芝於眉宇
之間吾將求林壑於言論之外也

胡翰 金華人

蕭蕭乎冰雪之姿濟濟乎山林之服萃和氣以中充
藹高標而外肅雖著述之富有年于茲而進脩之功
惟日不足庶幾儒林文苑之間繼昔賢之芳躅吾安
得為之執鞭叅翺翔而追逐

王棠 義烏人翰林院待制

仙華之峯鬱乎蒼蒼儲英孕靈粲然文光偉才賢之迭興接踵武而相望有美君子粹如珪璋喜若不出口而其文則有千里朝宗之勢貌若不勝衣而其志則有百鍊不折之剛既天機之流動集藝苑之芬芳觀其用心蓋將追古人而頡頏者也夫身之退者德必進跡之晦者名必揚造物者既俾若人以絕出之長則必使之鳴　國家之太平和儀鳳之鏗鏘豈肯置之於山林泉石之鄉也耶

吳沉　蘭溪人

皭皭溫溫如三春曦是公德容之腴炳炳彪彪如泰山芝是公文藻之輝此固足見其著外之美而不知其中自得之妙殆將追孔孟而爲師是以操七寸之觚以開蒙蔀於學苑破萬卷之書而獵精華於道機蓋不屑於嗣人藝士之爲而直欲由伊洛而趨洙泗也

鄭淵　浦江人元儒學教諭

神清氣溫乃道之充學淳行卓爲士之雄琴彼和氏之璧勁弋繁弱之弓或出或處與時卑隆紀甲子見遺捨之正考春秋窮筆削之工世之人皆以窮達爲得喪而不知其特立獨行契古人之高風

孟張士諤　蘇州人　蘇州儒學教諭

九靈先生捐館之八年伯衡過其鄉邑從其子禮拜其遺像追爲之贊曰

緒接二載之後道探兩漢之上卓爾爲人中之英隱然負海內之望威儀文采尚莫能鬅髮精神心術知可以名狀其跡涉道途也類子房之報韓其彷徨山澤也猶正則之自放世今若山斗之共仰公遽駕風蹇而長往後死者之瞻貴像安得不慨斯文之將喪也歟

蘇伯衡

温乎其容維德之充粹乎其文維學之純斯世之人斯世之珎吾將與歸非公其誰

劉中 臨安人

其容粹然其心靄然其文沛然非高視物表以樂其天者乎是宜論道廟堂之上唱道爲儒林之先胡爲而遯世頹嘯傲乎風烟然身遁而名隨聞之者亦興起而慕焉

烏斯衙 四明人

直而温寛而栗處事雖簡殊無傲色志乎聖賢之學充乎君子之德廓然有容卓爾有立究千古之淵微爲一世之矜式行當教揮所蘊以見於世豈容深處高遯於泉石也耶

徐元 蘭溪人

才可以濟民而位非樹德可以厚俗而時弗容是造物之嗇於公耳然宋鮮備所以宣人文昭聖學而無乖於無窮者又不可謂不禮其豐也

趙友同

被山野之裳衣怵琳琅之文辭其充然者豈從人而羸縮其退然者亦與道而委蛇放乎丘壑襟韻之夷曠視勿與樹何用於當世出乎埃壒神情之敏朗歎灼在不可得而同時

黄賓 豫章人

冲然而中虛然而外順將用于世也其才良其行瀚或困于時也其神完其體紛若人者寔廊廟之具匪山澤之曜蓋其於學也深得虛道之妙詎世俗之可窺雖攜文弄藻嘲風謔月特其緒餘要當與素大壺黄庭堅並駕而齊驅者矣舍是之外則非吾可得而知也哉

萃乾坤清淑之姿無山林枯瘠之氣其出也石渠天
祿固爭睹蒼梧翠竹之英標其處也茆屋石田未必
減金馬玉堂之高致湛盧之劒匣藏則風雨時鳴琬
琰之碧玉藴而山川增麗嗚呼浦陽人物耳目之所
接者若容州文學之風雅遺音蜀山居士之咸韶
帝制至於金春玉應交振而錯陳則長嘯山長後先
而並世率皆騎箕跨尾而神游乎上玄鞭霆馭風以
歷覽乎無際然則狂瀾砥柱之障誰復任之而九鼎
一絲之懸凜其可畏前輩之所作成後生之所期望
惟君與宋景濂氏而已

姚廣孝 姑蘇人 太子少師

趙良棻 蘭溪人

祭文

祭雲林先生文

斯道與宋俱遷南東文獻卓然發為之宗各尊所聞
丕緒大統風行日臨山立海涌有元之衰耆老淪亡
惟四先生揚其末光懿文太史事
明天子長山華川內外鼎峙惟九靈公遠跡自藏嬉
游物表不耀其章譬諸寶器致用先毀顧瞻四傑喪
其三矣幸公尚存為學者師孰是寘佑一老不遺自
昔聖賢莫不有死死有可傳禍福同軌公之表著實
可不磨視彼區區何足少多前有千祀後有萬世百
年之間蓋不必計人固大化如氷在川成壞斯須焉
可捏搏有盡之形歸諸造物其無盡者終古不沒得
失之理公已無疑我獨何悲傷道之微星辰在上河
嶽在下孰扶其衰尚俟來者嗚呼哀哉

蘇伯衡 金華人 蘭林院編脩

九靈先生既歿之十八年次子樂述其平生行實來

京師授友同曰先君捐館已久而墓石未銘樂年且
甚老恐一旦溘先朝露是終無以暴其懿美于世子
於先君為內姪又嘗有師弟子之分知先君者莫若
子也銘烏忍不為友同拜且泣曰是故友后之夙夜
不遑自寧者第念先生乃一代名儒宜託諸能言之
士以垂不朽今既久而未有所屬尚敢以愚陋辭哉
遂叙而銘之先生諱良字叔能姓戴氏其先杜陵人
十八世祖昭唐咸通間任制之東道五部兵馬大元
帥平南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尚書令仲
子堂始遷婺之浦江好馳馬試劍故名所居里曰馬
劍厥後子孫日益繁夥樂善業儒為縣之望族曾大
父諱錫大父諱濤父諱憲皆隱德不耀先生天資警
敏性至孝母劉夫人病日侍湯藥抱持寢興衣不解
帶者餘年屋父母喪哀毀幾不能生每遇忌辰輒嗚
咽流涕憂兄弟備盡恩愛長姪恭早喪父教之踰己
子早逝烏傷朱震亨先生習醫業後以其術大顯于
時官至太醫院使皆先生力也生平嗜讀書雖初寒
盛暑恒至夜分乃寐故天文地理醫卜佛老之書靡
不精究其旨初治經習舉子業尋棄去專力為古文
時柳文肅公貫黃文獻公溍吳文貞公萊皆以文章
鳴浙水東先生往來受業門下盡得其關奥與文肅
公尤親密公之死為經紀其家持心喪三年始歸余
忠宣公闕持憲節過婺州聞先生善歌詩數相過從
論古今作者詞旨優劣公欣然曰士不知詩久矣非
子吾不敢相語乃盡授以平日所得於師友者而先
生詩名遂雄視乎東南矣家居遠城邑朋游講習頗

嬉即買地縣西結屋數十楹日與同輩討論濂洛性理之微言家事有無悉置不問親黨或勸以營產業為子孫計先生謝曰子孫貧富非吾可知且家世業儒詩書之外亦不能有他圖也居無何起為月泉書院山長後生士子接其風猷無不已踐履實學相勸勉至正辛丑以薦者擢授中順大夫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儒學提舉然時事已不靖無可行其志乃携從子溫浮海至中州欲與豪傑交而卒無所遇遂南還四明四明多佳山水耆儒故老往往流寓于茲先生每相與宴集為樂酒酣賦詩擊節歌詠聞者以為有黍離麥秀之遺音焉

國朝洪武壬戌以禮幣徵先生至

京師即日

召見試文辭若干篇

命大官予饋留會同館名公鉅卿見無虛日甚或以

師禮事之既而

上欲用先生先生以老病固辭願歸

旨待罪久之一日感微疾即為書訣親舊獨拳拳以忠孝大節為語迨疾亟召樂師曰吾罪戾本深賴

聖恩實賞獲保首領以死念無幸効汝等幸自勉以

盖前人之警乃為賢子孫耳語畢遂端坐卒于寓舍

實癸亥四月十七日也享年六十有七樂以道遠不

克扶柩南還乃擇地火化奉其骨而歸以是年十一

月十五日葬于縣南嘉興鄉西山之原配趙氏故宋

宗室梅石處士必俊之女有賢德先公八年卒至是

合窆焉子男二人長禮本縣儒學訓道次[illegible]年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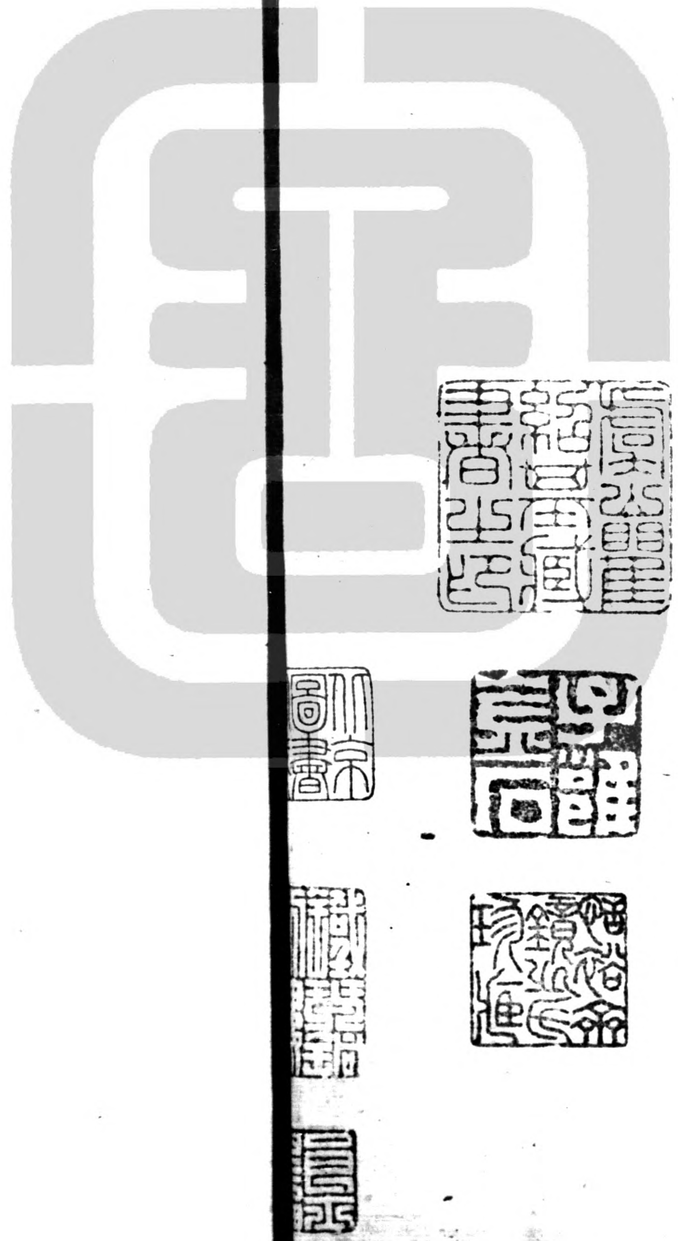
次即樂今為本縣醫學訓科女二長適[illegible]次適[illegible]

佐孫男八孫女三先生神氣爽朗美鬚[illegible]

終日危坐無情容與人言必吐露情實書訪接後進
嘗以所居在九靈山號九靈山人故學者咸
以九靈先生稱之所著述有和陶詩一卷九靈山房
集三十卷春秋經傳考三十二卷藏于家嗚呼先生以
盛年遭世多故晚遇
聖朝而進於老病故終身莫克伸其志然志雖不伸
一時而文章之經鎔炳耀所以光前俊啓後武維持
斯文而振其實緒者因自足伸於永久也銘曰
身之遭也時則已非時之逢也身則已衰謝英斂華
大昌厥後辭雖不獲薦郊廟而亦有足樂於山巖水
涯嗚呼先生之高也豈後人而無知

文淵閣修書官修職郎本監監院御監門生趙奇撰

九靈山房集卷之三十終

右九靈山房集九十卷吾曾祖祖提學公
之所作曾祖司訓公吾先人純素處士之所
編校者也其遺稾藏于家久矣昔先人於宣
德中俾紞洎二弟綎縟師事暨陽姻友公壽
倪先生而受業焉先人與先生平居交誼甚
篤因懼遺稾馴致散失乃出而示之相與議
及鋟梓傳世未幾吾長兄紞吹兄紡不幸遽
卒於前先人繇是顧眷之遂竟齎志以歿不
肖孤紞等追憶遺訓在耳耿耿不忘比於去
載冬獲會諸親舊謀勒先人墓誌銘昭示貞
石而先生復申前議將成厥美紞等幸賴遺
德餘慶勉世其業用敢謹於正統甲子仲春
倩摹工鋟梓今工既訖嗚呼庶幾始克少償
先人夙志抑亦上續前人之懿緒下詒後世

之微謨云集外有和陶集一卷刊版翰林行世惟春秋經傳考三十二卷其同門交宋太史景濂公詳為之序惜未暇刊耳正統十年歲次乙丑夏六月望前一日從曾孫紞拜手謹識